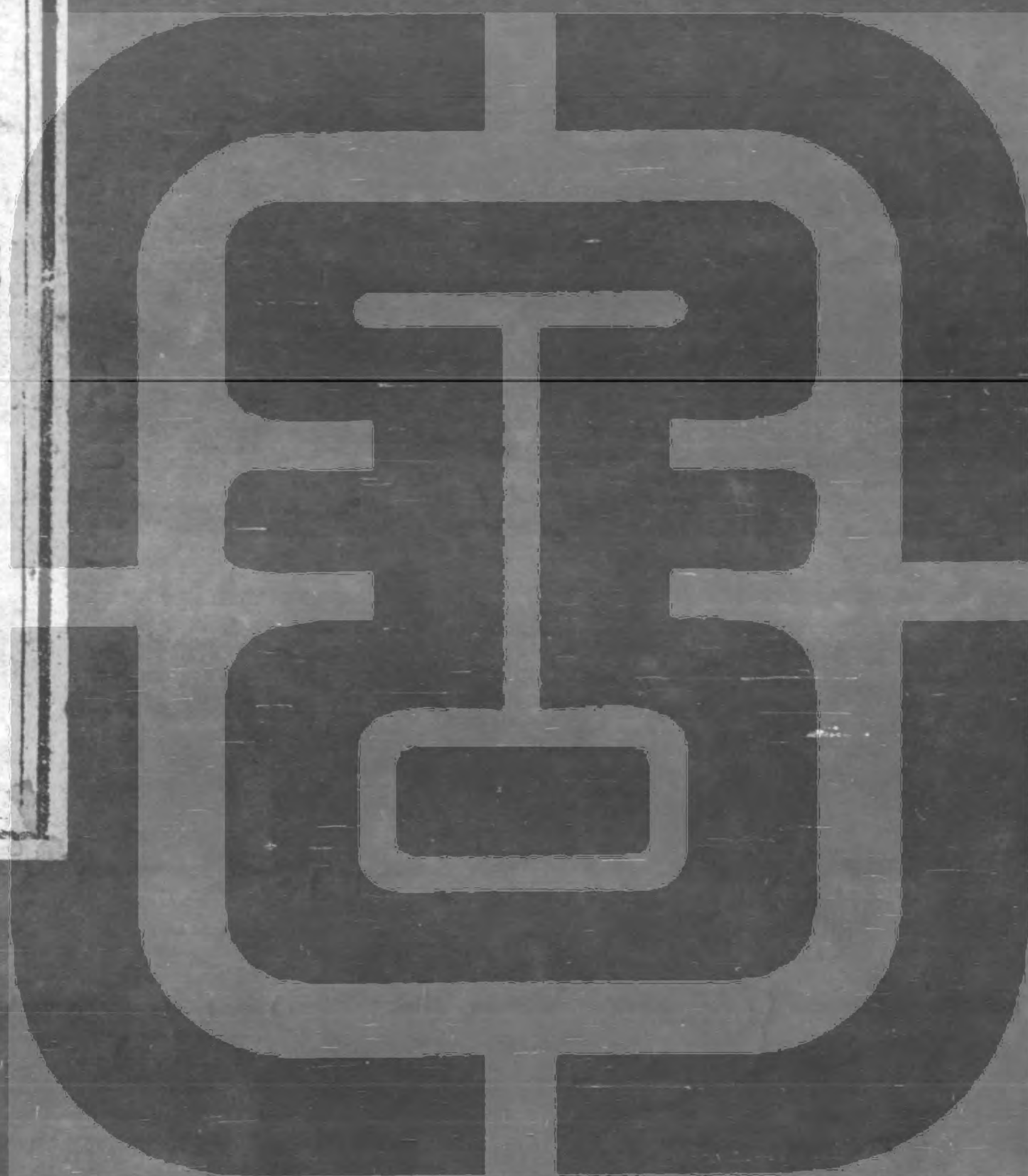


經序錄

利





經序錄目卷之四

春秋公羊傳解詁序

何休

春秋左傳集解序

杜預

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范甯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繁露序

樓郁

春秋傳序

程頤

春秋權衡序

劉敬

春秋提綱序

胡光世

春秋纂例序

朱臨



春秋辨疑序

朱臨

春秋傳序

胡安國

春秋經解序

楊時

春秋尊王發微序

魏安行

春秋通說序

黃仲炎

春秋集傳詳說序

家鉉翁

春秋集註序

張洽

春秋意林序

史有之

春秋王伯列國世紀序

李琪

春秋諸國統紀序

齊履謙

春秋釋義序

俞臯

春秋本義序

程端學

春秋纂疏序

虞集

春秋諸傳會通序

李廉

春秋屬辭序

趙汭

春秋左傳補註序

趙汭

春秋集傳序

趙汭

春秋師說序

趙汭

春秋經筌序

趙鵬飛

春秋析句附元序

劉炳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正傳序

湛若水

經序錄目卷之四

經序錄卷之四

東坡居士陸桴編

春秋公羊傳解詁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恠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同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



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  
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  
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  
使就繩墨焉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  
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  
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  
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

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  
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  
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  
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



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  
秋雖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  
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  
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

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  
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  
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  
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  
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  
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  
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  
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



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  
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  
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  
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  
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  
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  
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  
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  
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  
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  
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  
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  
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  
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又  
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  
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彛倫攸斃弒逆篡  
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  
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嶽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  
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



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



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一准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



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  
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  
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  
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  
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  
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  
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

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  
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  
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  
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  
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  
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  
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  
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



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  
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  
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  
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  
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  
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  
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  
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  
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  
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  
而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  
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  
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  
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  
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  
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人者未爲  
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案殺戰在葬晉文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  
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  
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



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  
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  
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  
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  
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  
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  
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  
爲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  
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  
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  
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  
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  
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  
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  
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  
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  
莫不有傳名于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



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  
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于篇又自著  
書以傳于後其言微至要益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  
之旨在於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  
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  
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  
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  
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  
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摹  
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 春秋傳序

夫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  
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  
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  
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  
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  
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  
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  
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  
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  
入矣

春秋權衡序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於權衡何傷哉於是卒定其書爲十七卷

春秋提綱序



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彙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濶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秘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鈇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 春秋纂例序

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千其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無有及其根源者獨先生得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三十年其經始大光瑩乃爲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與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此子厚文章宗匠也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從可論也以陸氏之賢復肯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之蘊又可量也自孔子没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數百年矣



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至然耶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爲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識其大畧復得先生所爲書乃益曉發若瞰淵際危而獲梯航力不勉則已勉焉則無高深不濟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以速其遠到子厚謂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況有明敏勤篤之資者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爲尚學者無小大以不通經爲耻則此書之傳爲時羽翼豈可忽哉

### 春秋辨疑序

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岐茫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爲纂例爲辨疑所得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也亦宜矣考其舐排誣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予廣其傳

###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



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 春秋經解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



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  
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  
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燔書微言中  
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  
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  
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  
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  
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  
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  
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  
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  
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  
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予之淺陋使  
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  
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  
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  
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  
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  
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  
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春秋尊王發微序

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獨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奧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為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滁陽公餘獲與同僚參校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叙

春秋通說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



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  
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  
或者馱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  
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  
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  
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  
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  
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  
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  
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

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  
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  
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  
周王教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  
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  
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轅轅所以  
懼後車也遏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  
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  
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  
之奸君父闔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



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彞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焚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先丘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



可攷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  
爲斷上以仲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  
也

春秋集傳詳說序

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  
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  
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  
史而觀春秋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  
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  
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

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  
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並傳皆史也  
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  
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  
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入是歲  
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弒君是歲所書者皆  
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  
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  
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十數言或一事而  
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詞



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爲深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

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蹙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考於



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躡之罪則無  
所述

### 春秋集註序

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  
書宋端平甲午宣進于朝付秘閣後集注刊郡庠景  
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先生慨是書之  
不傳而願見者衆爲序其事以表率桑梓諸公鉉梓  
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斌亦序其事  
告當路好事者求助間關兩載僅成三卷時瑞教虞  
汲留洪見而嘆曰豈貧士所能辦於是率同志爲上

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實主張之  
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  
於壬寅之冬而主司任事者徃徃不得其人遂致章  
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  
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  
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甲寅詔興科目而遠方  
士友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  
庭堅赴學校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  
而庭堅所刊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  
訓導郡庠又因循及至治壬戌夏與學正涂鼎語及



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牒呈本學而教授劉豈  
蟠慨然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同知趙文炳經  
歷呂邦直俱爲賢明有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  
不三月而迄工廣文亦旣叙其本末於其端矣而庭  
堅承委校正誠恐佔畢之煩尚多遺缺敢識其事於  
卷尾以質之四方同志而是正焉沿革一書繼今其  
圖之

春秋意林序

清江爲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  
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尚古之  
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加搜訪得原父春秋意林  
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  
權倖爭故相之謚法奪宦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  
迺知所學蓋有自來歟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  
教再壽諸梓庶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序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  
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  
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  
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



祝故典舊章無盡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  
言該之國無不紀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  
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  
攷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先後不知據  
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  
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  
三伯之日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為之紀不失  
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叙其事變之由  
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  
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  
若夫春秋微旨奧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  
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史記  
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  
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  
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  
悼公使傳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傳於太子箴教  
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



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徃徃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也然自三傳旣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褒貶爲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爲敘類私之中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

### 春秋釋義序

愚竊謂春秋一經聖人憂王道之不行於天下而作也周自平王東遷之餘紀綱廢壞諸侯盛彊夫子有德無位於是因魯史而筆削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也然事變至繁經文至約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國之事而以萬八千言該之其抑縱與奪皆得乎義理之安以垂訓戒豈徒褒善貶惡而已哉及三傳繼作左氏則按國史紀事飾以文詞然而大義未明時有訛舛公穀雖按事釋經理亦未備頗多臆說兩漢諸儒議論紛紜於三傳各通其一以名家何氏獨註公羊傳又作公羊



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說謂公羊傳如墨翟守城而不可攻於左穀則無所取也鄭康成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悉反其意今是說無傳焉晉杜氏註左傳甚爲詳密范氏亦註穀梁並行於世然而僅釋一傳各遵其說唐孔穎達集諸說作正義始究三傳得失但不能詳備至啖趙二家發明凡例議傳之未當者逮宋孫氏尊王之說彌顯而劉氏又有權衡意林以訂諸家之言及程子出而紹道統爲傳專釋經意深得聖人之心時蔡京輩妄指其著述爲謗訕禁止之故傳僅止桓公九年厥後則惟存舊所解說

今其書雖未全而其分別義例同異推究事理是否粲然明白大有功於遺經焉南渡之初胡氏繼述作傳兼用三傳及諸家之言師友淵源有自來矣逮乎朱子雖未及釋經然於他書之中議論之間多有發明其作通鑑綱目乃續春秋之筆也方今聖朝設科取士務在明經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以相推衍然愚觀諸傳互有得失未能貫通紬繹不倦有年于茲深懼初學不知據經以覈傳而反按傳以疑經或各遵一傳之言而失夫經之本旨或兼取諸傳之說而昧其是非於是述爲釋義敢以程子朱子爲先兼



取啖趙孫劉陳項呂張諸儒所長間亦竊附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以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未及書經冠傳首列圖說開卷悉在目中有志是經者似不爲無助其於尊王賤伯惇典庸禮正人心明綱常或有補於化民成俗之萬一極知僭踰尚賴先知先覺者指瑕而教焉

### 春秋本義序

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伯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已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分正上明下順

內修外附民志旣安姦僞不作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內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荐臻民生不遂孔子旣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知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已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謂也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



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指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彼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冲孫大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弊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朴鄉李秀巖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採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弊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



身樂堂  
卷四  
誠克已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  
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

### 春秋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  
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  
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學尚焉唐  
啖趙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  
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  
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  
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  
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  
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  
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  
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  
宜爲難知者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  
程氏然其一也當宋南渡之時姦佞用事大義不立  
苟存偏安忠義憤然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  
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  
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原是以義理貫穿而辭  
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



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  
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  
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  
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  
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  
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  
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  
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  
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  
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會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  
安汪德輔以是經舉于泐省其歸養也能取胡氏之  
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  
謂之春秋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叔志父詳序之  
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  
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  
輔尤有取也

春秋諸傳會通序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踈公穀義精而事略  
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  
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



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譎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迺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同



志尚加訂正焉

春秋屬辭序

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于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

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



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一切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旣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爲譏刺自譏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

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聞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筆而無削者以爲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及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爲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夷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



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華夷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爲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爲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其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曰竊取之矣此三者述作之源委也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義



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時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夷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貶曰實錄而已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旣

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脉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洴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而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槩旣又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



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嗚呼使非先生積思通微因先哲之言以悟不傳之秘學者亦將何所置力乎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旨附於杜注之下去兩短集兩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奧旨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爲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據依以持其說則豈杜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固不暇及也

春秋集傳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國而天下復



歸于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正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旣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能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旣應而天下莫能宗予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即魯史成文斷自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



誅其亂臣賊子以正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  
歲之夏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  
修書之際夫豈欲托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  
書也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  
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  
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蓋孟氏之言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  
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  
樂之教結于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  
猶不能忘於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  
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  
滅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  
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  
齊伯肇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國日衰晉  
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改而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  
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  
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  
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寇



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



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來媵致女卒葬來

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于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



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于策者皆不削也春秋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

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其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



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辯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辯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夷之辯亦變文也楚至

東周強於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以攘却為功然則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于蜀盟于宋會于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



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  
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  
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  
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  
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  
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  
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旣各以類明而日月又  
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  
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  
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  
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  
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  
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  
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  
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  
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  
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  
體要議而弗辯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  
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



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  
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辯急  
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  
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  
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  
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泐自早歲獲聞資  
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  
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  
之乃爲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  
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  
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  
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存經離亂深恐  
失墜乃輯錄爲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  
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  
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  
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  
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  
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春秋師說序

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



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爲易春秋二經作傳旣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爲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爲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旣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弗勉乎泂自弱冠卽徃拜先生于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顛愚不敏徃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旣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徃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爲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泂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

### 春秋經筵序

木訥子作經筵自叙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



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  
象筌何足以囿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  
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  
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  
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  
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  
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  
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  
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  
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貶而誅姦  
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  
其用則深辭隱義遽可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  
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  
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譜矣後學何所適從耶及何休  
杜預之注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  
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  
者則有大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  
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  
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  
而無惑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例者以爲非



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耶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耶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沉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期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者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亦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踈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鴈鷺翔於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



心求之作經筌

春秋析句附元序

春秋萬八千言視易與書爲尤簡而事目錯綜如萬  
蠶絲鈎索者類難之蓋由屬辭比事之際辭雖以時  
日相屬而義或不相屬事雖以時日相比而義或不  
相比以至此也余舊以私意編十二篇古經爲十二  
卷凡書年書時書王書月書日書晦書朔書中書吳  
之類以至所係之事皆模倣史遷年表月表體區別  
而句析之若崩若薨若卒若葬若殺若刺若戕若用  
若弑之類則又竊有以爲之別且取遷年表周及列  
國元年附於其間以便溫故其法雖若癡鈍然開卷  
疾讀則時日井井于上事目條列于下逐年所載凡  
若而國若而人若而事悉自呈露如白地珠貝無所  
逃遁亦當世明經者省力之一助也竊目之曰析句  
附元春秋而刊之家塾以廣其傳儻不以癡鈍廢之  
則力省而功博余之區區似不至虛設矣

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  
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  
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



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



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其三王之罪人某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

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



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  
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  
織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  
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擷之序中蓋  
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  
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  
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  
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  
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遊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  
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 春秋正傳序

甘泉子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刑與禮一出禮則入  
刑出刑則入禮禮也者理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天之  
道也得天之道然後知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  
道也而可以易言乎哉然則聖人之心則固不可見  
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  
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夫經識其大者也夫傳識  
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  
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  
之文而列國之報也乃謂聖人拘拘焉某字褒某字



貶非聖人之心也然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非歟  
曰筆以言乎其所書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昔夫子  
沒而微言湮其道在子思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  
人得天之道而契聖人之心者莫如孟子故後之知  
春秋者亦莫如孟子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  
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  
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夫春秋魯  
史之文與晉之乘楚之檮杌等耳然而後世之言春

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爲魯  
史之文哉若是聖人之心亦淺矣曰然則所謂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夫子於春秋果不作乎曰非是之謂  
也夫所謂作者筆而書之之謂也其謂知我罪我者  
我謂我衆人也以言乎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  
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然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懼也者知我罪我之謂也若如後儒之  
說則孟子自與其文則史之言前後相矛盾矣不亦  
異乎或曰經爲斷案然歟曰亦非也竊取之意存乎



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之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云某年某月某人某事云爾其或間有本文見是非者如案標題云某是非勝負云爾然亦希矣而其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

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后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已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故象山陸氏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指也又曰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蓋有以見此矣後之學者欲治春秋明王道正人心遏讒邪禁亂賊以泝大道之源必於紀事之傳焉核實而訂正之可也水也從事於斯有年矣



求春秋之指聖人之心若有神明通之粗有契焉而未敢自信嘆其傳之不全獨遺憾於千載之下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証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幸與天下後世學者共商之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經序錄卷之四

終



